

越 剧

仁義緣

浙江省剧目創作整理委員會整理
貝 庚 執 筆



东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言

为了整理越剧傳統剧目“仁义緣”，今年年初浙江省剧目創作整理委員會办公室曾先后召开了几次討論会，提出了初步整理意見。其后，浙江越剧团也为此特地組織过几次对内观摩性質的演出和提供了一些材料。另外，在整理过程中我們也曾参考了寧波越剧团、蕭山越剧团不完全的記錄本和建德專区人民越剧团張雪艷同志寄來的演出本，它們都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在这里除加以說明外，并致深摯的謝意。

浙江省剧目創作整理委員會办公室·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圖 一



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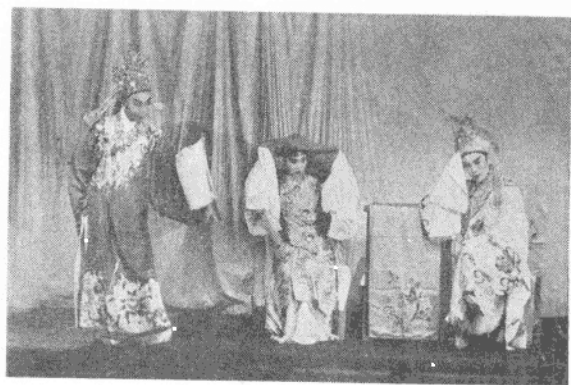


圖 三



圖 四

(龍游越劇團演出劇照)

人 物 表

周惠吉	趙德貴	趙素娥
韓文瑞	趙夫人	趙素貞
韓 义	趙 福	翠 兒
媒 人	众家人	

第一場 訪 友

人物：周惠吉

〔幕啓：路上。周惠吉上。〕

周惠吉：（唱）一年四季讀文章，
詩云子曰過眼忘，
學生生來怕書本，
好比種田怕螞蟥。

學生周惠吉，阿爸爹周良弼，官居二府同州之職，
母親匡氏，爹娘不生多男，單生學生一人，這也勿
去話伊。近來天勿爭氣，時常落雨，想我個同窗好
友韓文瑞更加難過日子東哉；讓我整頓几兩銀子，
去到坟庄看看。

（唱）一場秋雨一場涼，
韓兄苦住在坟庄，
缺柴少米無人問，
我要去看看這多年的老同窗。（下）

第二場 坟 庄

人物：韓文瑞、韓义、周惠吉

〔幕啓：韓家故庄。韓文瑞上。〕

韓文瑞：（唱）家道衰微人消亡，
落魄貧居在故庄，
四壁蕭然無余物，
一領青衫倍淒涼。

小生韓文瑞，爹爹韓國忠，昔年官居吏部，不幸雙親
早逝，家道中落，目下衣衫不全，柴米為艱。唉！（唱）

滿腹錦綉難禦寒，
半架詩畫怎換糧；
夜半讀書月當燈，
黎明清風掃空房。

〔周惠吉上。〕

周惠吉：（唱）秋山紅樹無心賞，
三腳兩步到故庄。

里廂有人吧？

〔韓義上。〕

韓 義：外邊哪位？（見周）啊，原來是周相公。

周惠吉：你家相公可在家？

韓 義：相公在家，請進；（進門）周相公來了。

韓文瑞：師弟來了，快些請坐；

周惠吉：同坐。

韓文瑞：請問師弟，到此何事？

周惠吉：师兄呵；（唱）

枯坐書房多煩悶，
來找师兄談談心，
不知你日腳如何過，
柴米恐怕早用盡。

韓文瑞：（唱）听此言，暗思忖，
师弟是想要來帮襯，
我若要把真情告，
他又要贈雪花銀。

师弟呀：

我与韓义兩個人，
尙能勉强过光陰；
柴米油鹽样样有，
师弟不須多操心！

周惠吉：（唱）我把师兄來細看，
面容憔悴無精神，
劝他与我去同住，
他又推三阻四不答应。

师兄呵：

你日夜苦讀求上進，
保重身体也要緊！
我与你虽說不是親兄弟，
却勝如人家一母生。
身边銀子未多帶，（摸銀子）
留与阿哥換柴薪。

韓文瑞：师弟，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收了。

周惠吉：老管家，請儂收东。

〔韓义不肯接，周过去將銀子塞在他的怀里。〕

韓文瑞：这叫我如何过意得去？

周惠吉：师兄勿必客气，小阿弟改日再來拜望儂。（唱）

日斜西山近黃昏，

拜別师兄回家門。（下）

韓文瑞：（唱）我窮居僻野多艱窘，
他不贈柴米就贈銀，
這樣的厚義天下少，
踏遍四海無處尋。

〔趙府家人持信上。〕

家人：門上可有人在？

韓義：（出門）小哥何事？

家人：我是趙府來的，特來送信與你家相公。

韓義：請將信給我，代交相公就是。

家人：也好，要即刻轉交你家相公。

韓義：（接信）是。（進門）啓稟相公，趙府有信到來。

韓文瑞：待我拆看。（唱）

岳父特地差人來，
此事叫人費疑猜，
拆開書信舉目看，

呀，

原來是叫我進府去相會。

韓義：不知這信內怎講？

韓文瑞：（陰郁寡歡地）約我進府一敘。

韓義：這是好事呀！如今男長女大，也該完婚成禮了，為何反而悶悶不樂起來？

韓文瑞：韓義呀！（唱）

不是我見信心不樂，
岳父的用意難猜度。
我若這樣到趙家去，
怕他會當面不認我。
這信里寥寥幾個字，

看样兒好心少來歹意多。

左思右想不想去，

免得到時受欺辱。

韓 义：（唱）縱然人心難猜摸，

恩將仇報的有几个？

趙大人一定不能虧待你，

難道會故意將女壻來折磨；

昔日趙大人虧空皇糧，打入天牢，是先老爺連本保奏，救他出獄，此去不會不認。

韓文瑞：這……依你看來？

韓 义：（果斷地）是去得的。

韓文瑞：（略一沉思）既然如此，我前去就是。（同下）

第三場 迫 害

人物：趙德貴、趙 福、韓文瑞、眾家人

〔幕啓：趙家廳堂。趙德貴上。〕

趙德貴：（唱）可恨窮鬼韓文瑞，

為何這時還不來？

想當初一時糊塗把婚許，

如今越想越懊悔；

他一貧如洗難度日，

我却是金銀滿箱錢滿櫃；

若把女兒嫁過去，

豈不是她受罪來我坍台。

〔趙福引韓文瑞上。〕

趙 福：啓稟老爺，姑爺到；

趙德貴：什麼姑爺，叫他進見；

趙 福：是。（向外）韓相公，老爺叫你進見；

韓文瑞：（進）拜見岳父大人；

〔趙倨坐不理，韓再拜。

韓文瑞：小婿韓文瑞拜見岳父。

趙德貴：罢了；一旁看坐。

韓文瑞：謝坐。請問岳父大人，叫小婿進府，有何訓教？

趙德貴：我來問你：你如今貧居故庄，何以度日？

韓文瑞：家境蕭條，難以為生。

趙德貴：哼；（唱）

听此言來心头恨，
他怎能與我來攀親；
身上衣衫碎紛紛，
面黃肌瘦不象人；
破鞋穿得無后跟，
一股窮氣真難聞。
今朝若不把婚退，
我哪有面目再見人；

韓文瑞，听你說來，家中貧苦，口食難度，依老夫之見，莫若將小女的年庚八字交還與我，另外贈你一些散碎銀子，拿回去安家度日，從此斷絕交往，你看如何？

韓文瑞：啊；（唱）

見岳父橫眉豎目好兇狠，
出言吐語冷如冰；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安排詭計蓄險心；

岳父；

(唱)

天有不測起風云，
人有旦夕禍福臨，
怎能棄貧把婚退，
豈不是伤了兩家世交情！

趙德貴：哼！

(唱) 日月從來不聚頭，
貧富怎能兩聯姻；
我女若嫁你窮鬼，
除非是黃狗出角變麒麟！

韓文瑞：啊！

(唱) 他說話好比箭穿心，
上前據理爭几聲；
你可知窮的不会窮到底，
富的也不会富到根，
若要叫我把婚退，
除非是扁担把芽生。

趙德貴：(唱) 我好言相劝他不肯，
反倒当面把老夫訓，
今日既是在我家，
就不怕他嘴強骨头硬。

窮鬼！

你可知人死义絕世道改，
老夫今朝難顧前情，
你若不把那退婚的文書寫——

韓文瑞：怎么样？

趙德貴：(咬牙切齒地)(唱)

這一頓苦打不會輕：

韓文瑞：（唱）怒火難遏心如焚，

文瑞要忍也難忍：

老賊啊老賊：

我笑你狗眼看人低三分，

今朝在此錯認了人：

趙德貴：啊：

韓文瑞：（唱）

揚長撩衣出門去——

趙德貴：那里走：

（唱）——管教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大怒）來呀：

〔趙福等四家人上。

眾家人：是。

趙德貴：將這窮鬼吊在廊下，與我重重的拷打：

眾家人：是。

〔眾家人推韓下。

趙德貴：（唱）不怕窮鬼不退婚，

再把他關入冷房慢慢問。（下）

第四場 報 訊

（過場）

〔翠兒匆匆跑上。

翠 兒：（唱）老爺做事心太狠，

姑爺到來不肯認，

苦苦吊打還不算，

又關入冷房受苦辛。

繞過画廊把后院進，（圓場，急步）
去稟告小姐和夫人。（下）

第五場 冷房會

人物：韓文瑞、趙夫人、翠兒、趙素娥、趙德貴、趙福。

〔幕啓：冷房。韓文瑞被打后呻吟上。〕

韓文瑞：（叫頭）（唱）淚淋淋滿懷冤屈在冷房中——

這身上一道青來又一道紅。

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我韓文瑞咬咬牙關暫忍痛。

〔夫人、趙素娥、翠兒先后上。〕

趙夫人：（唱）老賊逞兇把女婿打，

老身听了心頭痛，

叫聲翠兒快開門，

翠兒：是。

特來冷房看吉凶。

〔翠兒開門，夫人進門，翠兒跟進。〕

趙夫人：賢婿！

韓文瑞：（稍一遲疑）岳母。

趙夫人：老賊做事歹毒，害得賢婿受苦，看在岳母面上，不必過事氣惱了。

韓文瑞：……

趙夫人：請小姐進來！

翠兒：是。（出門）小姐，夫人喚你！

〔娥進門，翠跟進。〕

趙夫人：女兒！

趙素娥：母親。

趙夫人：兒呵！賢婿在此，進前見禮！

〔娥羞怯不前，翠暗示夫人迴避。

趙夫人：噢，老身在此，多有不便，還是讓你們夫妻二人敘談几句吧！

〔夫人、翠兒下。

趙素娥：（羞赧地）那……那邊可是韓相公？

韓文瑞：正是，你可是趙小姐？

趙素娥：正是，相公！

韓文瑞：小姐！

趙素娥：啊，夫啊！（唱）

千盼萬盼盼你來，
那知來了反受災！
我只道他遣人請你來投親，
誰想是心懷叵測要把婚賴！
你為我傷痕斑斑血殷殷，
怎不叫人暗淚垂。
相公呵無仇無怨你遭凌辱，
我恨煞爹爹把良心昧！

韓文瑞：小姐！

（唱）

只因為兩家貧富不相稱，
你父親才蓄意把婚賴。
勸你莫為我傷悲，
文瑞將心事來交待：

小姐呵！

小生家貧難度日，
人未成名身未貴，

日后若將小姐累，
豈不叫人心慚愧。

趙素娥：（唱）相公說話欠思裁，
你好似明珠暫在土中埋；
只要你日后不嫌棄，
我就是喝口涼水也心甘。

韓文瑞：（唱）怎奈何你父早把婚書寫，
強逼我把手印蓋；

趙素娥：你蓋了沒有？

韓文瑞：（唱）

我雙手被捉難脫身，
怎能够逃出他的巧机关；

趙素娥：啊呀！

（唱）

手指南堂高声罵，
老爹爹全然無心肝！

相公：韓郎啊！

（唱）

任憑他蛇蝎心腸鬼計多，
我寧死也嫁你韓文瑞；
江水倒流大海枯，
此心此志永不改。

韓文瑞：（唱）我这廂深深施一礼，
小姐的恩情我記胸怀。
若知今日見你小姐面，
那怕他設下刀山火海我也要來；
（兩人相擁）

吊折磨都由他，
我縱死也不肯將婚退。
但願得有朝一日天時改，
与你百年配和諧。

趙素娥：相公放心，我家母親十分慈愛，待奴家与她從長計議就是：

〔正在依依難舍之際，翠兒神色慌張上。〕

翠兒：啊呀，小姐不好了，老爺來了！

趙素娥：啊！（驚慌無措）相公快走！

〔韓欲下，趙迎面將他一把揪住。〕

趙德貴：窮鬼休走！（向娥）大胆賤材，干得好事！

〔夫人冲上。〕

趙夫人：你与我放手！（撲過去抓住趙的胡子）放是不放？

趙德貴：大胆放肆！你婦道人家，休要多管。

〔娥見勢危急，過去將趙的手背狠命咬了一口，趙大叫一聲，不覺松手，韓、娥、翠緊隨急下。〕

趙夫人：女兒是我所養，豈能由你！

趙德貴：大胆老不賢！（將夫人推开）來人！

〔趙福上。〕

趙福：老爺！

趙德貴：速將韓文瑞抓回來！

趙福：老爺，姑——韓相公走遠了！

趙德貴：啊呀！（向夫人）都是你这老虔婆干的好事！

趙夫人：誰象你这忘恩負義的小人！

趙德貴：呸！照打！

趙夫人：你敢！

〔趙福勸住，將夫人勸下。〕

趙德貴：嘿！（袖內取出退婚書）唔，有了这个，不怕他造反了。待我托人將女兒許配名門大戶，早日完姻，也就是了！正是：

不用金鈞牢籠計，

那得今日称心意，

〔忽覺手背疼，嘆息下。〕

第六場 驚 聘

（過場）

〔韓義攆米袋上。〕

韓 義：（唱）穿過大街走小巷，

急急忙忙回故庄，

（忽聞人聲鼎沸，停步展望）

忽听得前面人喧嚷，

我且站一旁把路讓。

〔過場牌子，众抬聘礼下。〕

韓 義：啊喲喲，好一副聘礼呀！未知是哪家的，待我問來：“哎！列位請了！”（內聲：“請了！”）請問列位，這是哪家的聘礼啊？（內聲：“是周良弼的公子行聘。”）（喜悅地）噢！是周公子行聘。不知是哪家的小姐？（內聲：“趙通政趙德貴之女。”）（驚詫而又氣憤地）啊！趙德貴之女！待我趕上前去，打破彩礼，以消胸中之氣！（又一想）啊呀不可，我若打破彩礼，怎对得起那周相公呢？……也罢，待我回轉故庄，報与相公，再作道理。（下）